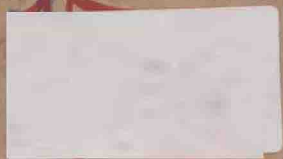


赤俄遊記

抱朴



處售經約特

廈門協作書店

赤

俄

遊

記

抱朴著

北新叢書之六

結婚的愛(Y D 譯)

五角

旅伴(林蘭女士譯)

四角

戀性遺留(李小峯譯)

五角

文學概論(潘梓年著)

四角

近代教育思想(劉炳藜)

三角

賢明的父母(水寧人譯)

二角

昆虫故事(林蘭譯)

自然的故事(潘梓年譯)

旅蜀日記(劉文漢著)

自然的研究(李小峯譯)

北新叢書

一九二六年二月初版

一九二七年五月再版

實價大洋二角半

著作者

抱朴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希美印刷所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自序

一切革命學說與理論，如不用科學方法，去歸納以前的事實，指明未來的傾向，那末這種空洞的理想，恐終無實現的希望。

革命行為是社會科學的試驗，他能證實其可能與否。所以一般有識的社會革命者，對於以前的革命運動，總熱心研究他的過去事實。

各國革命者對於法國革命史，曾細心研究他的發生經過，特別是俄國革命者，他們於俄皇專政之下，曾秘密研究過法國的革命經驗。

最近俄國發生的三次革命，無論他是失敗的或成功的，他對於這半封建與半殖民地的中國，已給了不少偉大的教訓。

以經濟狀況與國際地位而論，俄國與中國有相似的地方。他在這三項革命裏已明白告訴我們：在農業國能否實行社會主義？他將採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種問題。

不過要明白俄國革命，現有種種困難：半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學者，因為經濟利益的關係，已起了絕大的恐怖，他們想以『共妻』『與紊亂』等可怕名詞，去維持自己的特權地位；此外有識的新政客與新軍閥，想利用列寧黨的學說與財力，來達到握取政權的目的，所以他們對於蘇維埃政府，總一味謳歌他們的成功。

在技術方面說，現在中國人設法知道外國情形，通訊社大都在外人手裏。尤其是俄國的通訊社，現在除蘇聯政府組織的華俄通訊社外，中國還沒組織有力的通訊社，去知道俄國的社會狀況。

此外俄國面積遼遠與語言困難，也是不易調查的重要原因。有許多遊歷赤俄的朋友們，對於俄國並沒深刻的研究，但他們在俄國逗留數星期以後，就要歸國做幾萬字的報告。有些人甚至隨便檢些布黨的宣傳材料，作為自己的實地調查。如美國某新聞記者遊俄的結果，以為赤俄監獄的生活，也是人類的理想社會，日本駐波蘭公使川上俊彥，在新經濟政策後經過莫斯科時，還沒知道赤俄的娼妓。

蘇聯政府對於非黨員的調查者，曾設法破壞或拘留過，如加入第三國際的江亢虎，在莫斯科調查半年的結果，均被『欠夾』沒收了。瞿秋白是北京晨報的通訊員，同時又是第三國際的翻譯員，但他做的通訊文稿，有一次被郵局檢查到，幾乎被他們監禁起來。平民大學教授林可彝，是共產青年團的團員，但他的筆記與書信，竟被『格別烏』沒收了！

我個人曾去俄兩次：第一次是一九二一年春天至一九二三年的秋天，第二次是去年年底至本年五月。赤俄遊記是記載第一次留俄的經過。一九二三年秋季以後的事實，因有增田正雄的赤俄印象記，所以不另外記載了。

我自信這篇遊記是公正的記載，我歡迎一切事實上的批評，並願平心靜氣去答覆他們！

抱朴

一九二五，七，二八日於北京。

目錄

自序

赤俄遊記

(一) 上海——黑河	一
(二) 海蘭泡——莫斯科	五
(三) 學校生活	二〇
(四) 勞動者	二六
(五) 反革命黨	三二
(六) 遠東大會	三七
(七) 放逐	四一
(八) 鄉村調查	四四
(九) 學校	五二

(十) 公社.....五七

(十一) 第四次大會.....六二

(十二) 歸途.....六七

亦俄印象記.....七九

(一) 格別烏.....八〇

(二) 格別烏的布告.....八二

(三) 共產主義成長樹.....八八

(四) 裝飾品與勞動者.....九二

(五) 共產黨的內爭.....九三

(六) 列寧牌.....九六

(七) 對外關係.....九八

赤俄遊記

(一) 上海——黑河

在這沉寂的，半殖民地的古邦裏，一切的活動都停止了，人們的生命也變成無意味了。那異鄉的和風，又偏偏吹來，打動一般青年的好奇心。去，我們往自由的世界去！於是大家紛紛離開了故鄉，往歐羅巴的法蘭西去。似乎那里的工人也比這里的紳士快樂些，但實際如何呢？他們不能像普通的工人一樣，做很苦的工作，於是他們的理想國也化為咀咒的所在了。

那共產化的俄羅斯，報告我們更好的消息，他那里已棄除了資本主義。這個新而且完全的制度已在橫跨兩大洲的國家裏實現了。於是「往俄羅斯去」的口號，又成為青年學生的呼聲了。

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我自朋友處得到留俄的消息，聽說某團體可以替我們做介

紹人，我也欣然加入了上海社會主義的青年團，專心學習俄文。是時他們說：『俄羅斯實行共產主義了，人人都須工作，但學生則每日工作五小時。』好，我們都願服從這樣的條件。又因路費僅須自籌三十圓，所以我們祇望早日起程了。

與我們一塊兒去俄羅斯的，還有兩個女生，於是那「共產」，「共妻」的名詞，又成爲人家攻擊我們的工具了。但種種的阻碍，反增我們的勇氣。

次年的春天，各地陸續到滬的學生已有八十餘人，但團體中的主持人驟將名額自五百名減至五十名，路費也自三十元增至一百餘元。於是一般窮學生頓絕了留俄的希望，那有錢的朋友也急急想起身了。但他們又把行期遲延了，因此我們不要團體的介紹，竟離開了上海。

二月某日我們搭着裝貨船動身了。同行者除江蘇七人外，尚有四川三人。當時每人平均祇帶八十元，但此去究須路費多少，我們並沒知道，不過我們的冒險心，預示我們可以往俄羅斯，大家以爲一入俄境，便不生問題了。

船到大連。海關上有人來查，他們特別注意我們，再三盤問我們的去處，幸喜我們知道哈爾濱的街名，所以也敷衍過去。

我們將十人分爲三組，以免人家注意。但其中有一組在途中遇了些周折，日本警察查問他們的旅行券，頗使我們驚心。

進旅館後，我們也不敢到外面瞎走。有幾位朋友嚇得把俄文讀本都拋棄了。當晚即搭車去長春。車上非常清潔，一切很都有秩序。

此時天氣漸漸冷了，似乎預示我們快到長春了。在長春我們也不敢久留，立即乘車下行。長春買票須以金盧布合算，但實際所繳者仍係華幣，故買票人易於從中作弊，車站上毫無秩序，上車非常困難。當時我們怕傳染鼠疫，時時帶着嘴套，所以呼吸也格外覺得困難。

次日車至哈爾濱，我擬即直去滿洲里，但大家疲倦已極，所以都不願即晚去滿洲里，誰知哈爾濱的消息，驟然打斷了我們前進的希望。我們進旅館後，夥計告訴我

們說，往滿洲里的車已停止買票了。

過三天後，哈爾濱的報紙，載了我們留俄的消息，結尾還寫着「幸當局注意焉」六字，真使我們寒心。加以旅館中時有丘八往來，有一兩胆小朋友，每驚疑道：『怕是來捉我們罷！』

後來我們看實在不能急走，所以就租了一所房子住下，兩位女朋友寄宿在朋友處。他方面仍進行取護照籌畫款項。不久便自上海匯到四百元，所以經濟問題暫告解決。

我們想盡種種方法，但總沒法取到護照。最後我們想稍遲幾月，候吳淞江開凍後，再自黑河過去。因黑河與海蘭泡僅有一江之隔，彼此往來都不需護照，所以我們決定走這條路了。

哈爾濱生活程度太高，我們的經濟又甚困難，所以我們中四人就到成通公司任事，以補助在外朋友的生活費。

五月以後，滿洲里被捕的十三位朋友自齊齊哈爾釋歸，盛言沿途的危險，勸我們不必前進，於是我們同行的人都灰心絕意，大家預備回南了。獨我與廖仍決平定去黑河一走。

廖君是四川人，我是上海人，語言不同，怕招旁人疑惑，於是我就搭輪先走。臨行時我學了化裝術，把學生的面目變成商人的模樣。但我心裏時時刻刻疑心人家是偵探，那丘八式的旅客每增加我的疑慮。後來覺察到有兩位穿西裝的青年，常常注意我的行動。我想這大概亦是去俄羅斯的學生罷，但一轉念又疑他們是偵探。船到黑河時已是深夜了。次日早晨我望見岸上行走的警察，我想他們也許接到什麼電報，登岸後却不見有人注意我，我即搭着渡江船過去，於是一切的疑團也就無形打消了。但後來聽說廖君到黑河後，幾被警察拘禁起來，他們疑心他是鬍子。但又把查防留俄學生的電報給他看，幸喜他還機敏，才脫離危險，渡過松花江。

「二」海蘭泡——莫斯科

渡江船傍江北的岸時，有海關的人來，檢查行李。中國領事館中也有人在場。我因畏中國人注意，即雇了一輛馬車。馬夫詢我『往何處去』，我不知怎樣回答才好。立刻翻開俄文書，但總找不到『車站』兩字，最後我忽然想到『火車』兩字，就說一聲『博也池特』，車夫也明白我的意思，驅馬車往車站而去。

到車站後，我給車夫一元華幣，即將行李搬進去。時站中寂無人聲，地上睡着幾個衣衫襤褸的勞動者，似乎這車站已很久沒人到的樣子。我正憂慮，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忽從外邊走進兩個穿軍裝的中國人，我就詢他們開車的時刻，他們說：『每星期一次，再過兩點鐘。就買票了。』

這時已兩點鐘左右，肚裏已餓得難受，但站上又找不到東西買，於是我把哈爾濱帶來的黃豆拿出充飢。他們看我吃豆，非常憐恤我，立遞給我十磅重的黑麪包，極力的稱讚了一大陣，他們齊聲說道：『這是最好的麪包啊！』我吃了一口，總不

能下咽。

站上的人漸漸多了，他們再三叮嚀我注意行李，此時我箱子旁的火柴也被小孩子偷去了，但他們還來向我兜售舊洋刀。

火車原定四點鐘開行，延至六點鐘才來了幾輛貨車。車還沒有停住，乘客已紛紛上去，我們三人走得稍遲，竟找不到一個立腳地方，但此時車子已開，我們祇得暫時站立，可惡車頭中飛出的火星，又時時燒壞我們的衣服。到第二站停車時，我們把行李搬到一節較窄的車裏去，却被一個軍人拋了出來，不得已又搬回原處。

車行甚慢，其速率簡直如牛車一般，乘客都坐在車沿上，很高興的唱着歌兒，倒還可以略慰旅客的寂寞。當晚至瀑啟格廖夫 (Bogelov)，乘客均往車站過夜，因為革命後已沒有旅館了。我們也在車站中找了一塊地方，躺在鋪蓋上面，我正憂慮不知怎樣到赤塔去。那兩個中國紅軍常常來探聽我的錢數，他們都說：『非五十圓到不了赤塔！』我故意裝出愁容，懇求他們同去見地方長官。我說有介紹書，大概

總可得到免票。正談論間，外邊闖入十幾個紅軍，獨來查我們的護照。立刻叫我們整理行李，我不知發生什麼事情，但也祇得跟着他們去。被捕的人除我們外，還有一個高麗人。前後被武裝軍士包圍着，不知把我們送到什麼地方去。最後走進一所地方，屋子裏僅燃着一枝洋燭。一個頭部受傷的軍官，站在電話機旁邊，其他一個橫在榻上，都帶着病色。查了我們的護照後，又詢我們的來歷。結果高麗人留在那邊，我們三人又轉押到旁的地方去。就拘禁在一輛的火車裏，過了四小時後才釋放我們。

我們為什麼拘禁我們，我們大家都莫名其妙。後來我到莫斯科後，才知是蘇密史基的野心，因蘇氏想把高麗的獨立軍，放在他們的統治之下。獨立軍不從，因發生衝突，結果高麗人方面死了幾百人、有一個高麗人氣憤憤的對我說道：『唉！我們受夠了日本的壓迫，現在不願再受俄國的壓迫了。』

那天釋放時，天色已微明，我即購票上車，他們倆說，還要回海蘭泡去打官

司。

這次紅色的車裏（即裝貨車），旅客較少，我就找地方躺下。同車的都是些婦孺老幼，處處露出悽慘的景象。我旁邊橫着一個中年婦人，淚汪汪的抱着兩三歲的小孩，真使我傷心。

沿途除森林外，還橫着許多破火車，有許多鐵橋也損壞了，聽說謝米諾夫戰敗時，每焚毀一切而逃。

革命後，煤產銳減，火車頭均換燒木柴，每到稍大的車站，則須裝木柴，乘客都幫助搬運，頗顯出互助的精神。

離規音剛不遠的鐵橋已斷，新的木橋還未蓋起，所以乘客都須在此處換車。火車交換旅客後，又分頭開駛。

途中遇見一個美國工人，他說是社會主義者，但他的行為與思想，簡直是資產階級的忠僕。他非常厭惡女性，他說假若不因女子，那末他已是個偉人了。